

一粒种子的史诗：从心田到苍穹的跋涉

资源学院 刘可卿

稻穗低垂的姿态,像极了人类对土地最原始的亲近。当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院士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抚过青翠的稻叶时,那份不言而喻、勤恳奋勉的精神,便随着汗滴渗入脚下的土地里。

心愿之中 饥饿中蓬勃生长的梦想

一颗种子的力量是无穷的,袁隆平院士与杂交水稻的相遇,始于湖南安江农校任教期间偶然发现的天然杂交水稻。那时他已经成为大饥荒时亲眼看见的“路边横躺的骨瘦如柴的尸体”发愁了很久时间,以至于当他发现那株鹤立鸡群的稻苗时,心里荡起了久久无法平息的波澜。为找到水稻杂交的关键材料,他带领团队在农田中逐株检查,历时六年终于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长不育稻——“野败”,为三系法杂交水稻叩开突破口。

不同于如今倡导创新的时代,袁隆平院士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时期,国际权威断言“水稻无杂交优势”。这条科研之路荆棘丛生,仿佛毫无希望,在实验屡屡失败的同时,他们甚至遭遇了“文革”期间试验田被毁的巨大打击。然而袁隆平并

未放弃,只是挺起胸膛,始终坚信着:“外国人做不到的,中国人一定能做到!”

这种永不气馁的精神力量,既深植于一茬茬茁壮生长的稻穗之中,也镌刻在代学子投身粮食事业的坚定步履里。自神农百草至今,这份执着在华夏大地绵延千年,如今更在新时代焕发着创新驱动的蓬勃生机。

破土之声 泥土中发芽的科研成果

袁隆平院士的科研生涯始终扎根于田间,他既是科学家,也是普通农民。在中学语文课本里,学生们读到的总是这位挽着裤腿的“泥腿子院士”,常年穿着几十元衬衫,戴着旧草帽的他,总在稻田里手把手教学生分蘖技巧:“电脑里长不出水稻,必须下田才能听见生命拔节的声音。”这句朴素箴言被他躬身践行:烈日下弯腰观测稻穗密度,暴雨中亦脚加满试验田围堰,即便在恙毒之年,每天醒来的第一句话还是“田里稻子长势如何”。

稻子长势如何?长势喜人!自1964年发现

天然杂交水稻起,历经9年攻坚,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“三系配套法”终获成功,让中国水稻亩产突破300公斤大关,为中国粮食安全筑牢根基。这仅仅只是开始,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,袁隆平的团队已经研究出“两系法杂交水稻”,“超级杂交稻”,稻子实现周年了亩产1530.76公斤。而老人眯着眼睛比划手势里,那个“禾下乘凉梦”“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”正抽穗扬花。

长势喜人的不只是稻子,更有青年人心破土而出的理想之芽。我们坚定地他和袁隆平院士走在同一条路上,学习他对科研的求实精神,用行动证明我们没有忘记他,更没有忘记农业始终是国家最关注的领域,也永远是人民最关心的事情。当我路进湖南农业大学,看见激动的人头,看见大家脸上朴实却透着光芒的笑脸时,我便知道农学后继有人了,水稻前途无量。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回归土地,那里是乡愁萦绕着的地方,手中握着的泥土是回家的邮票,那里是梦想孕育的地方,脚下踩着的泥土是去往远方的航船;那里是

未来发芽的地方,心里的泥土满载着希望。

燎原之歌 不断发扬光大的种子精神

走在广阔的道路上,我看见了袁隆平院士的塑像。那是一张笑脸,石刻的眼眸中透露出笑意,仿佛要细细讲起他对未来粮食发展道路的期待和建议。吃饭在今天已不是难事,大家开始着力于粮食的更高质量发展。袁老一路走来,用他对土地的敬畏,对真理的执着踏下了属于他的精神足迹。而今天,我们以数字赋能,建立起水稻全生命周期数据库,以生态种养融合,形成“发电产粮一体化”的绿色经济;将教育扎根于土地,实现精神种子的播种。我们在用行动细怀袁老,炊烟升起,饭菜飘香,那是人们写在笑容里的赞歌。

走在乡间的田埂上,脚底是软软的泥。这泥土湿润肥沃带着芳香,淌在脚蹼上,是土地颁发的勋章。农学生是实干事的人,我们愿意进田、下地、插秧、拔穗,我们愿意在春天看绿色的浪,在夏天看金色的浪;南方温暖的天气里,我们也愿意双枪,争取在秋天继续看稻浪飘香。我们收获的最大褒奖,不

是成绩多好,也不是论文上了几区,而是走在田里,亲手种下的禾苗长得和肩膀一样高。

走在你的路上,袁老,也许你在远方的稻田里能够看到。前方是你被风吹起的衣摆,我想跟在它衣摆的后头,听你侃侃谈着虫害和倒伏。你拒绝被神化,你说:“我是个普通人,只是爱和稻子打交道。”你自称“90后”,不在乎平凡,总认为自己应当渺小。可是,这平凡中的伟大,才是人们所咏叹的光辉。

如今,编号8117的“袁隆平星”基于苍穹,如一颗永恒的种子,凝聚人间稻菽千仓。而大地上,无数后继者正以双脚丈量田垄,以双手理首科研,用数字技术解码基因密码,凭生态农业编织绿色经纬,无数青年学子将论文写在稻穗颗粒的声响里。

“人就像种子,要做一颗好种子。”“这声叮嘱随风入土,长成漫野青苗。泪一远处歌声又起,唱着‘风吹稻花香两岸’,而新的梦想已在破土;每一粒种子的萌芽,都是对生命的礼赞;每一颗耕种的足迹,都是对未来的和鸣。”

稻香漫野,山河长青;精神如种,生生不息。这是种子精神的回响,是梦想与实践交织的永恒乐章。

古月照古往 今月照今朝

商学院 杨泽萍

我们要写月,就不能只写月……

我们要写不只是窗外的树影婆娑将月光筛成一地零落的碎玉。更要写下被照得通白的书页,书页上印着诗情画意,书页上印着历史长河。月光伴随着他们,他们是月的客人。月亮是否也喜爱这古今往事呢?无人知晓,但它将梦幻而朦胧的外衣献给了这些古今文人,他们的精神如月光,至今未改变。

翻开《唐诗宋词三百首》,熟悉的诗句瞬间唤起记忆。我仿佛再次看见了李白的金樽对月,张若虚的春江潮,王勃的孤鸿与长天,他们笔下的大唐,生命如烈焰般炽热,千年不熄。而往后来者的世界里,或家国忧愤,或儿女情长,字字珠玑却曲径通幽。

曾经,我偏爱诗词里的这些意境,甚至觉得无故事则无诗。读小说时,总不自觉地诗句代入主角的命运,仿佛唯有如此,诗词才真正鲜活。于是,我执着手边诗中的画面——在湖边等待“海上生明月”,半夜闻进老家的树林拍摄“明月松间照”,甚至拂晓时押赶鸡鸣,只为听一声“鸡声茅店雨”。然而,现实往往令人失望。多少次抬头,夜空中的月亮平淡无奇,毫无诗人笔下的神韵。我一度质疑:诗中的月,根本不是真实的月!

可后来才明白,诗人写月,何止是写月?他们写的是盛世繁华的落暮,是人生聚散的苍茫,是天涯孤客的愁思,是酒入豪肠后的孤傲。月光千变万化,变的只是量的人。诗里的月亮,是心境,是哲思,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的倒影,而我曾追逐的,不过是光影的皮相,却从未真正走进那片皎洁背后的深邃。

直到某夜,我翻开诗书,月光正照在《红色的起点》的书脊上。我翻开扉页,那些1921年的故事在清辉里浮现。——南湖的小船在夜色中轻晃,十几个年轻人挤在船舱里低声讨论,月光照亮他们手里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明月是历史的银毫,它细细描摹过陈望道在义乌柴房翻译时,误把墨汁当成红糖,吃得满嘴黑糊糊的模样,也曾记录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整理书籍的笔记。这些月光下的身影,从上海的石库门出发,走过井冈山竹林,穿过延安的窑洞,最终让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。

如今的月光依然明亮。我摸着书页上的文字突然明白,这月光和百年前是个——它见过军草鞋踏过雪山,见过渡江战役的木船,现在又落在我们谈史的窗台上。那些年轻人划动船桨时激起的光芒,一直随着时代的波浪,流进了今天的万家灯火。

今朝,我们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紧张地仰望。前路柳暗花尚未明,可喜的是,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我们破浪前行。他在汪洋大海上试水,人民紧跟其后。水漫过膝盖,漫过胸膛,但他试了试深度,鼓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,改革开放,因此,我们少了徘徊踟蹰,我们多了勇气使命,我们坚信我们是千军万马,我们坚信我们会众志成城,我们坚信我们能九天揽月,我们坚信我们创造奇迹。我们同喜同悲,尽管命运辗转迂回,但这一次,月亮依旧在夜空闪烁,我们写月,但不再只写月……

我们要写诗人们以月为笔,书尽悲欢;先辈们以月为炬,照亮晦暗;如今的我们,以月为镜,映照出苍穹之外的答案。当“天问”掠过火星的蔚蓝色原野,当量子纠缠在星尘中验证宇宙的密语,千年曾被无数诗行揉碎的清辉,终于聚作一团炽烈的光——它不再只是文人案头的意象,更是民族脊梁上铮然的剑芒。

合上诗书,窗外正悬着那轮亘古的月。千年银辉未改,却映照人间万象更迭,从“举杯邀明月”到“九天揽月行”,月光依旧无声,却早已渗透华夏血脉——它照着历史的沟壑,也照着未来的征途。

春有约 花不误

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戚玉荣

三月初,我收到一封春日来信。

信上说:“愿与你共赴一场春日之约”。

他的开篇,春景邀我共赏。

他描写,春日之景,不是“白草红叶黄华”的萧条冷清,不是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壮美,而是一种生机,一种万物复苏,一种昂扬向上的生命力。在她的世界里,柳絮洒落,湛蓝如洗,缕缕白云,当柳枝抽条生长,田野间的油菜花衬上淡蓝色调时,我得以窥见,一切被放慢的美好与温柔。路边的山茶花开得热烈,外在排红,内里却藏着岁月不为人知的佳生,窗外的桃花开得正好,红绿交错间,是灼灼其华的肆意。我沉醉在这样的世界里,聆听鸟鸣与欢歌,享受片刻的慵懒闲适,感受生命无限张力的张力,以此获得一处安心之地。

他的中间,春意许我盎然。

故乡的春意总使我心念之。故乡的泥土里有一种独特的草木的清香,只有在第一场春雨过后,花的微微芬芳才慢慢却勃发地从故乡的心底涌出,在田野人家中悄悄给我们这独一无二的气息。进入雨衣夜的我,再次闻到这气息,心跳也会不由自主地贴着土地,思绪像袅袅的云烟般飘向我魂牵梦萦的故乡。

那时我们在故乡的春雨里奔跑,春天的细雨亲吻着稻苗,那雨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。春雨柔柔,下得并不大。无论我们怎样吵闹,衣裳也不过沾点湿漉漉的样子。

如今,风吹拂过长街小巷像提灯的更夫,抚摸着惬意厮理的芽儿开放,这生机,这蓬勃,我们一同品味枝头一簇簇红香,将香味送给沿满街奔跑的少年,送给这世间一切生命和热爱,将好消息和好运气贩卖到每家门口,平安喜乐,万事胜意。风拂过绣绣的风铃,似乎让一切都焕然一新。似乎让一切都焕然一新。春意啊,连绵连绵。

信的末尾,春情伴我朝夕。

杏花三月,梨云依旧。六点的晨露,落在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身上,我们一如既往地赶赴早自习,闻着各种草木与花卉的香味,迎接每一天的不期而至。

枝桠上的玉兰绽出一阵淡淡素雅的芳香,沿着小路,我们穿行过台阶,感受着沉睡的日出带来的微凉空气,漫步在校园里,日光慵懒地怀抱清冽的风,浅快地穿行,斜在每一朵无名小花之上。大片大片绿油草的草坪,偶然有优雅的小猫晒太阳,补觉,奋勉,求索,创新八个大字挂在校室前门,与日光交相辉映,时时激励着我们,见证者一颗颗热忱而勇敢的心。斑驳的围墙,是才情之人在上面涂鸦的流动图案,篮球,跑步构成了青春的气息,氤氲在人声喧嚣之中,配色充满阳光。偶尔注意到,操场旁边有两张孤零零的长椅,阳光的碎屑有时攀爬上,去,老人坐在那里,看年轻的孩子说说笑笑,夕阳溜进白发,映出满目的欢喜与安好,用粗糙的手抚摸裹紧衣裳。

绿肥红瘦的春日里,似火的石榴花伸出铁栏杆,我想,应该把我们的约定命名为春天,因为这个美好的季节,自始至终都在我们的青春里落下绚烂的诗章。

我向来热爱春天,而与你相遇是我记忆中最无遗憾的童话。

真正好的教育片,是以细腻的细节和真实的故事,将历史画卷缓缓铺陈于观众眼前。

《观礼1900》就是这样一部电影,他讲了百年前旧金山的华人劳工,“都说这条铁路,每一个枕木下都躺着一个中国人”。那一年的旧金山,四个兄弟同去,最后只剩下一人。他们修建太平洋铁路中最艰难、最危险的那70%,华工没有任何保障。一次普通的煤油灯意外翻倒,就会整整20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一人,一再加剧断路的困境。美国广播公司曾评价这条铁路的建设:“是旧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奇迹之一”。这项工程是由12000名华工在超过10%的死亡率的情况下,在险峻的悬崖上进行施工,稍有差错便可能丧命,而最令工人讽刺的是,华人流的血和汗水修建的铁路,竣工合中却只有白人的身影,那12000名被遗忘的人,何尝不是在那个时代的强压下被抹去的“东亚病夫”。华人的牌匾上写的是“四海一家”,但在“白人是大”的压迫下,华人们在逆境中求生,自强不息,民族崛起,这成了关键词。

“我一见你,就认出了你。”是白轩龄童主在最后对阿鬼说的。而阿鬼的前半生又何尝不是见证历史的前半生。小孩子们唱:“喜鹊喜,贺新年,阿爸金山去赚钱……”一场煤矿爆炸让阿鬼失去了父亲,被印第安酋长六指收养,前半生的阿鬼一直在“中”度过,他开始“忍”了欺压华人的美人,后来

“忍”了驱逐印第安人,强占土地的美人,但他仍心怀善良与正义,有骨气继续去查案还华人公正,他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华人,我们温和但不代表懦弱,我们识时务但不代表无骨气。面对无端的排挤,我们定要据理力争。骨子里的硬气,是历经岁月也磨灭不了的民族脊梁,会在风雨中屹立不倒,在苦难中熠熠生辉。

“救中国”是清廷洋官在洋人琴华欺下反击后,弥塞之际对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嘱托。他们虽愚忠但爱国的民族大义仍不屈,“刀快枪快”是救中国的刀斧拒挡不住外国的枪炮,但伟大的中国人仍然有骨气,哪怕你坚船利炮,我们三山可移,海可填,有传承的血脉,一代又一代,百年屈辱写下,七十年追赶,终不负债郑仕良和白振邦这样的先驱所言,“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;中华复兴指日可待;我们民族历经磨难,却危而不倒,正是有前赴后继之人,牺牲自己,成就大我,我相信早晚有一天,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!”

最后,无论你是谁什么人,什么身份,黄皮肤,黑眼睛,我们都有共同的名字叫华人,一个中国,相同的血脉,我们心连心。这或许就是最好的文明写照,从1900到2025,变的是一代代华人的生存境遇,不变的是血脉中“天行健”的精神基因。四海之内,凡是华人到处,皆是文明的新火相传,皆是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。

我们像大自然的保护者,用智慧点亮希望。超量集植物是最忠诚的“清洁工”。它们扎根污染土壤,像不知疲倦的绿色战士,凭借特殊本领将重金属一点点“吃进”身体,那怕烈日炙烤,风雨侵袭,依然默默净化着土地,就像在沙漠中种下希望的种子,等待着重现绿意盎然。微生物则是地下的“魔法精

灵”,它们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里,用独特的代谢方式施展神奇魔法。有的将毒性超强的重金属改头换面,变成无害的物质;有的则将重金属牢牢困住,如同给污染物戴上枷锁,不让污染物继续扩散。化学修复技术更像是一场精密的艺术。科研人员化身“大地医师”,调配出神奇的药剂,让它们与土壤中的重金属展开“博弈”。这些药剂有的能让顽固的重金属从固态变为液态,方便分离;有的则让重金属乖乖“束手就擒”,降低活性。每一种修复技术,都是人类与自然并肩作战的见证,既闪耀着科技的智慧光芒,又饱含着守护家园的脉脉温情。

土地无言,却承载万物;土壤无声,却孕育生命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扛起守护土壤的责任,让这片土地早日褪去污染的阴霾,重现纯净本色。

枕木下的悲歌 血里的黎明

——观《唐探1900》有感

经济学院 王殊元

国家!“担起振兴我中华之重任!

“法律之下,人人平等。”所谓的民主宣言是美国资本的操纵杆。当美国华人的掌权者白轩龄在法庭上以5%的财富对抗95%的资本强势时,这场看似绝望的抗争实则暗合文明博弈的深意——东方宗族社会的集体主义,与西方个人主义的碰撞在法庭上迸发出耀眼的文明火花。即便最终资产尽失,但“带儿回家”的执念,恰是中华文化“落叶归根”精神对殖民逻辑的无声胜利。

你要问什么是真正的影片?我要说是你走出影院,看见灯火阑珊的街道,看到如今的中国人!

最后,无论你是谁什么人,什么身份,黄皮肤,黑眼睛,我们都有共同的名字叫华人,一个中国,相同的血脉,我们心连心。这或许就是最好的文明写照,从1900到2025,变的是一代代华人的生存境遇,不变的是血脉中“天行健”的精神基因。四海之内,凡是华人到处,皆是文明的新火相传,皆是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。



浏阳河·副刊

二〇二五年 第五期
红粉佳人 吴晨妍 摄